

◇ 目 錄 ◆

一雙大大的眼睛	8
時間畫進了空間	14
記事的畫	19
航返拜占庭	23
鑲嵌畫和鑲嵌窗	27
希臘希臘，羅馬羅馬	32
伊蘇之戰	35
喪禮瓶	39
概覽一下	42
大僧侶和小肖像	47
羅馬式、哥特式	52
希瑪布	56
喬多	60
杜西奧	64
西蒙尼	67
彼得羅	70
安布羅喬	73
倒三角形的紅頭巾	77
小鎮塔斯康	81
動力、解剖、風景	85
文藝復興之城	90
喬多之後	97

女孩子氣	101	列奧納多	163
男孩子氣	107	拉斐爾的老師	167
愛哭的天使畫家	111	被遺忘了三世紀的波提切利	172
紅田藍馬	115	幻想之美	178
數學畫	119	大小里比	181
第二流	125	威尼斯城主	185
米開蘭基羅的手——逝世四百周年紀念	128	天使報訊	191
米開蘭基羅最後的畫	136	基督誕生	196
西斯廷天頂及其他	140	歌者與歌	200
不要喜歡拉斐爾	147	基督入耶路撒冷	204
征服了光	152	哀悼基督	210
聖母在岩石間	158	人的感覺	214
Pietà 的作品	217	「畫甚麼」與「怎麼畫」	282
在平面上建築	225	牛	287
畫高高貼在牆頂上	230	A B C	292
畫會唱歌	234	蘋果蘋果我愛你	297
圓又圓	239	高克多與教堂壁畫	302
結婚證書	244	稀奇古怪的雕刻	306
會哭的畫	248	巴爾蒂斯的人物姿勢	310
眼睛不可靠	253	高克多，就是高克多	314
和諧的族類	257	看不懂	321
畫自己的畫	262	西西的美術時期——後記	何福仁
藝術的選擇	268		328
為甚麼要畫畫	275		

安布羅喬

彼得羅的弟弟安布羅喬（Ambrogio Lorenzetti, 1290-1348，或稱 Ambrogio Laurati；全名安布羅喬·洛倫澤蒂）的畫，和他的哥哥的風格完全不同。連在當時的地位也不同。他的個性是複雜的，他不但是當時錫耶納的名畫家，還是錫耶納市政局的成員，所以，他可以算是一名貴族畫家。

在繪畫方面，他一方面從東方的主題上吸得靈感，又把羅馬的徽章等東西詳細研究了一番，應用到自己的畫上。他最幸運的便是，意大利剛好掘出了一批古代希臘摧毀了的雕像，那批純美之作擦亮了牠的眼光，隨即從事於描繪古代雕像中蘊藏的美的精神。由這個時候起，畫家們便開始在復興一種希臘曾經創立過的雕像之美，這就是文藝復興的曙光。

安布羅喬和其他的畫家最顯著的不同，乃是他除了畫大幅的壁畫、畫人物之



彼得羅《釘十字架》

外，還畫風景。他把自己眼中的城市像畫地圖那樣地把屋子、山脈河流都繪在紙上。當然，他畫的所謂「地圖」完全是不準確的、不科學的，但也因此，「地圖」成為藝術，色彩美麗，其中的樓宇使人認識到那就是他們居住的地方。這就像近年西方的詩人，重新發現自己的生活。

以前的畫家從沒嘗試過純粹風景的描繪，因此，安布羅喬便是畫史上第一個純粹設計風景畫的人。

畫風景不是像大壁畫一般畫在牆上的，而是繪在一些家具上作裝飾用。我們要分辨十三世紀時翡冷翠和錫耶納的畫的不同，最容易的方法便是看圖中的裝飾。錫耶納的畫多數是在表現他們生活的都市中的文化，室內地面上砌着磚，服裝上多姿多采地描上邊，而翡冷翠卻比較樸實。安布羅喬是在翡冷翠開始學畫的。他一直自己作畫，只有和哥哥合繪過一幅壁畫，可是已失傳。他青年時的作品現在都失傳了，留下的都是他後期的作品，包括了一連串的《聖母》。其中最著名的是壁畫《好政府與壞政府的寓言》；這畫畫滿了人物，相互連在一起，中間放着古代的人物「和

平」。他是政府官員，這很難得。

洛倫澤蒂兄弟倆的畫在整個畫史上未必很重要，因為整個錫耶納畫派也只是個小小的支流，但是他倆點綴了錫耶納的光輝，對這個地方無可取代而別有意義。



安布羅喬《好政府的管理》



安布羅喬《好政府與壞政府的寓言》

倒三角形的紅頭巾

我告訴過你：畫三角形時不要把頂端掉轉向下，當我這樣說時，是因為我把三角形尖角向下的壞處都告訴你了。那就是：不夠穩定啦，像要掉下來啦，像有個傻瓜把金字塔倒轉來砌啦，等等。可是，現在，我卻要你偏偏把三角形頂點朝下放，偏偏把三角來個 upside down。這一來不是會很糟了嗎？那就要看你的本領了。如果你你有像畫家凡·艾克 (Jan Van Eyck, 1385-1441) 的本領，就一點也糟不起來。

這裏是一幅尼德蘭畫家揚·凡·艾克畫的《裹紅頭巾的男人》。別把那人當作是個老婦人，那人是男人。這幅畫一點也不特別，除了那奪目的紅頭巾，不過要是你一看圖解，你就看出來了。凡·艾克真是藝高人膽大，他居然把畫家們常用的三角形倒轉過來了，他居然把畫家們都不敢、都沒膽量做的掉轉三角形頂點的事做了起來。你看，圖中那個男人，他的下巴是尖的，他的頭上的布是橫的，於是他的

臉就成了個上闊下尖。唉，這樣的畫法就是不依規則，就是不照畫論，就是標奇立異，就是叛逆？甚至凡·艾克這個畫家乾脆就是頑皮。有甚麼不好畫，偏要把三角形倒轉畫呢？

可是，我們且來認識凡·艾克的偉大吧。他公然打破了傳統的束縛，而創新了。在那些日子裏，在那群畫家中，他是個多麼「現代」的畫家；多麼有思想、有創作力的藝術家。是的，沒有人敢把三角形倒轉來畫，但凡·艾克做到了，而且他利用了另一個三角形來支持倒轉的三角形，以致使它不至於傾倒。那塊頭巾，他是畫得那麼細緻、那麼活，就把我們的視線拉了上去，因此，就沒有人注意那個尖尖的下巴和領口。

還有，你看得見那畫中人的肩嗎？不。凡·艾克把肩隱入黑暗的背景去，很明顯地不畫出來，他是要看的人自己想出來，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人是有肩的。你自然可以替那幅圖想出肩來。而我們所想像的也應該是個三角形，把上面的重量支持住了。

只要有本領，真本領，規則是可以打破的。如果你有本領，你才談得上反叛。凡·艾克畫過許多出色的畫，證明他是有真本領的。他這一次是在反叛，但他並沒有破壞（完全捨舊），而是重整（局部建新）。

總括：

一、規則是給我們在學習的時候遵守的。我們在「入」之時一定要遵守規則。
二、當我們「入而後出」，獨立創造的時候，就不妨打破成規。可是不能為反叛而反叛，要有反叛的道理和真本領，不能胡來。



凡·艾克《裹紅頭巾的男人》



畫作以倒三角形和三角形構成，在當時是不依規則、破格的手法。

小鎮塔斯康

風景這東西是早期的畫中最不受重視的。古代的畫家喜歡畫動物、畫動態。在他們的心目中，風景是死物、是死態。大家都不畫風景，也沒有一個人古怪得寧願畫一個蘋果。

每一幅畫中都是有「物」的，不是人，便是牛馬狗豬，不是人牛馬狗豬便是上帝耶穌，沒有人打算畫純粹純粹的風景，就算畫，也最多像埃及人那樣，把樹畫在人頭上，或者像希臘人那樣，把河流畫得好遠好遠，畫裏面還是少不得人人人。

不過，安布羅喬是個大叛徒，他畫了一幅全沒有人的風景，說它是風景實在是「不大叫人滿意的，看看那幅叫做《塔斯康鎮》的畫吧，這哪裏是風景，簡直就是一幅「地圖」嘛。旁邊是黑麻麻的海，海上飄了艘雙帆迎風的商船，海水是一條條

波紋的。岸上就是一個市鎮，團團轉地被牆圍着，然後是一些碉堡，然後是一些樓房，然後是一些尖頂。畫的右邊還忠忠實實地畫了三株獨立的肥樹。這實在不能叫人「一見傾心」，不過，當時並沒有人作這樣的嘗試，安布羅喬便是畫史上第一個畫風景畫的人。

塔斯康是意大利的一個小鎮，在錫耶納，是一個山城。畫是在一三四〇年完成的，現在藏在錫耶納畫廊。仔細看看這畫吧，實在說，這畫的「角度」可叫人驚嘆。試想想，當時哪有飛機，而這畫卻是一幅「鳥瞰」式的筆觸，城是位於山頂的，但我們看不見天空，我們自己就處於天空的位置，俯視下去，看得見白了的一大片斜坡。

這幅畫是完整的一幅，並不是從一幅大畫中截取的部分。安布羅喬為甚麼會忽然畫這樣的「畫」呢？原來他自己是錫耶納市政局的長官，身為長官，他當然非常重視自己治理的地方了。看這畫又叫人覺得這城是一座鬼城，既沒人又沒生氣，不過，到了安布羅喬這時代，畫家已經能夠把物象獨立劃分起來了，像這樣的畫，豈

不有點超現實的味道？令人胡思亂想，想起老布勒哲爾一五六三年的《巴別塔》，但已晚了二百多年。至於英國的透納（William Turner）的風景，更遠了，要等到十九世紀，再然後才是印象派莫奈他們。



安布羅喬《塔斯康鎮》



老布勒哲爾《巴別塔》

動力、解剖、風景

文藝復興最注重表現人的精神，翡冷翠這個城一點一點就把人的精神畫出來了。自從喬多、馬沙西奧死後，翡冷翠的畫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走，這時，有三個著名的小畫家，他們的畫的特色是其中表現出動力、解剖和風景。最後的一位更剛好是列奧納多·達文西的老師。

卡斯坦諾 (Andrea del Castagno, 1419-1457) 畫的《大衛與巨人》是很能代表這個時期的風格的。看，大衛整個人都充滿了動力，他的衣服在飄，頭髮在飛舞，畫面活得很。至於解剖，我們只要看看畫中手和腳的肌肉是畫得多麼恰好處就可以明白。巨人的頭則在他的腳下。大衛後面是藍色的海，有樹，有石，可見風景在那個時候已經很重要了。

布拉奧羅 (Antonio Pollaiuolo and Piero Pollaiuolo · Antonio 1429/1433-1498 ·

Piero, 1443-1496)。他們是兩兄弟，但大家都習慣把他們當作一個畫家辦。兄弟畫的《聖西伯斯坦的殉道》，也是充滿了動力、解剖和風景的。看那些射箭的人，各有各的動作，各有各的姿態，這是動力。他們的人體也是每一層肌肉都被動力解剖出來了，尤其是正中兩個人，混身都是力。布拉奧羅兄弟所以在力方面畫得那麼成功，這是因為這兩人曾一心致力於研究解剖學，他們自己就曾經解剖過不少的屍體，所以才畫出那麼有力的人體。後來米開蘭基羅也是這樣。這幅畫背後的風景也有很多的，有建築，有山有樹，有小河有遠丘，附近還有騎馬的人。我們還記得喬多嗎？他對花草樹木都畫得很吝嗇，可是現在，後一代的畫家們替他填補了他的缺失。

維羅支奧（Andrea del Verrocchio, 1435-1488）也是一個以動力、解剖和風景出色的畫家。《基督受洗》正是一個例子。你見過基督有過這麼一個人的軀體而不是神的軀體麼？你見到聖約翰的頸際有骨頭的感覺麼？這都是解剖的成功。畫中的手指又充滿了骨頭，活生生的，有點像骷髏骨，但這才是人的。這幅畫有一條河，河

水漫着的腳是折射了的，畫面很靜，但動力依然不減。至於風景，畫中也是有山有水，有時，還有鳥。這幅畫叫我們注意的還有頭髮，頭髮都是鬢曲的，將來我們在列奧納多的畫中可以看到。

告訴大家，維羅支奧就是列奧納多·達文西的老師。當然後來學生比老師畫得更好。這幅畫中的一個天使，就是達文西替老師畫的。據說當時維羅支奧一見畫得這麼好，立刻放下畫筆，專心去雕刻，不再畫畫了。他畫的《最後晚餐》也很精彩。